

FEATURE

SO- CIETY



鳥坎
一年

一、勿念民主，只道平安

過年時，烏坎村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寫了三幅春聯：

「探索民主路，爭取共同心」；

「路漫漫兮其修遠，理真真之共索尋」；

「烏光萬道灑南海，坎水雙流匯虎山」。

他帶著它們找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想和林祖鑾商量，選一幅掛在村委會大門口前，替換掉去年春節的經典：「喜上梅梢小鎮小村行自治，春歸烏坎一人一票選明天。」

一年前，很多媒體擠在村委會門口拍下這幅對聯。頗有風骨的書法出自楊色茂之手，句子則選自網友寫給烏坎的數千條寄語。「一人一票選明天」，持續了半年的烏坎事件定格於此，那是小小烏坎村最光榮的日子。

2011年9月開始，烏坎村民的土地維權抗爭持續三個多月，從集體遊行發展到官民對峙，甚至付出血的代價，最終在高層介入下，地方政府妥協，村民們爭取到村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抗爭領袖說，只有「打倒貪官」，才能「還我土地」，只有腐敗而獨霸的舊村委下臺，民主推選出自己信任的利益代言人，才能討回村裡二十多年來被非法賣掉的上萬畝土地。

這樣劇情跌宕且包含了明確政治訴求的故事，吸引了海內外輿論的極大關注。幾個月裡，世界各地近百家媒體先後來到烏坎，跟蹤報道中圖底層抗爭的驚心動魄、峰迴路轉。2012年3月3日，8208名選民直選村委會，83家媒體的記者擠滿了這個粵東小村，在村學校的操場上，他們以報道北京人大和政協會議的熱情記錄烏坎村民有史以來第一次投票的故事。

投票率高達83%，7名抗爭中的骨幹以絕對優勢當選新一屆村委會。

夜幕降臨的時候，7名在抗爭中頂住了巨大壓力的「英雄」站在村民面前，面對著世界各地的媒體鏡頭，誓言要把烏坎村帶向美

好：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讓土地回到農民手裡——這也是他們和全體村民堅持抗爭的動力所在。

69歲的林祖鑾站在最中間，他是烏坎村從抗爭到選舉的靈魂人物。為人剛直、痛恨腐敗，年輕時曾從軍、從政、從商，95年退休回家，直到烏坎維權才「重出江湖」，一時成了村裡「一呼百應」的領袖。他曾被地方政府列為「頭號通緝犯」；峰迴路轉後，又被委任為烏坎村新任黨總支書記，並以91%的得票率當選為烏坎第五屆村委會主任。

45歲的楊色茂站在他身邊，在這場選舉中他以第二高票數當選村委會副主任。他是村裡典型的中年精英，好讀孔孟，一手好字，喜歡作詩；他經營過自己的五金店鋪，也做過外企銷售經理。2011年回到烏坎參與土地維權，被村民推舉為臨時理事會會長，站在遊行的最前列。

他們左右是五個年輕人，三十歲上下，抗爭中間最活躍也最勇敢的人。他們之中的莊烈宏、洪銳潮、張建城曾和另一名村民代表薛錦波一起被抓，薛錦波「意外」死於看守所，而其他三人至今仍背著「取保候審」的檔案。

選舉時，一個婆婆說：「要投他們。敢生敢死被抓了，回來也為人民，講話也公道，他們為村民，村民就為他們。」另一個中年人則說：「骨頭硬，今後才能跟政府討土地。」

林祖鑾和楊色茂回憶起來，那一天的躊躇滿志，是今天已經不敢想像的快樂。

轉眼快一年過去。又是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掛春聯的日子。楊色茂再次提筆，卻覺得沉重無比。前兩天剛有村民走進他的辦公室，掀翻茶盤，杯子碎了一地。這樣的事在過去10個月發生了好幾次。楊色茂指著桌上的鋁制茶盤苦笑著說：「幸好這個摔不壞。」

「一進來就罵。說我們上任一年，什麼事情也沒幹，一塊土地也沒要回來。」

「民主」的榮光隨著新聞鏡頭的離開迅速消散，英雄「做官」一年，一萬多畝失地卻沒有什麼動靜，這讓烏坎村再次怨氣沸騰。村民指責政府欺騙烏坎，指責村委會不作為；村委會則抱怨村民難以溝通、缺乏耐心。

2012年9月21日，烏坎村起事一周年的日子，兩百多名村民圍住了村委會，抗議他們追討土地不力。儘管人數並不算多，但曾經的抗議者坐在村委會裡，如坐針氈。

各種隱秘的消息在村裡流傳：烏坎村要再次敲響銅鑼，村民要再次集結，革命尚未成功……楊色茂很擔心，他認為村民太短視了。「他們要魚，魚送過來吃就好了，不管怎麼撈到。可是我更在乎過程。土地重要，土地是魚。可是民主更重要，民主是『漁』啊。」

楊色茂把心聲寄情在三幅新春聯裡，希望可以給大家鼓鼓勁，也提個醒：「民主需要漫長的過程共同呵護、摸索、學習」，他說：「民主雖然今天不一定給我們幸福，但是明天會給。」

林祖鑾在三幅春聯中沉默了很久。

他最終搖了搖頭。「不要提民主，不合適。」

他說得很慢：「烏坎現在最需要的是平穩。」楊色茂沒有再說什麼。他說理解林書記。「這兩個字現在對上面也不合適，對下面也不合適」，「政府不想聽到你提民主。村民也不想，他們要的是土地。」

除夕鞭炮聲隆隆，一幅新的春聯靜悄悄出現在村委會門口：

「和順滿村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

二、風雲再起？

「為什麼媒體都愛拿民主說事？」村民蔡開廉問我。他一邊說話，一邊麻利地佈置起茶盤杯盞，陳皮普洱的香氣在瀝瀝的水聲中蔓延，正是烏坎家家戶戶必備的功夫茶。

「說老實話，民主不民主不關我們的事，你土地還給我。土地不還給我，給你多民主又有什麼用？」蔡開廉一邊倒水，一邊大聲地開



了腔。屋門敞開著，聽到動靜，連街的小院很快進來三四個人。「記者？」他們擠在屋門口，微微打量我，然後用方言問。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便自然地走進屋，搬個椅子坐下。

這是烏坎村常見的聊天方式。家家門不閉戶，鄰里街坊的客廳隨便走進去，坐下來，主人會給你倒杯茶，閒談兩句，其他人經過，進來，多加一個茶杯而已。話題就像滾燙的開水一樣，在茶盤上冒著熱氣快速流淌，很快就能把整個村的新鮮事滾動個遍。而記者則是烏坎人最不陌生的物種。一年前，太多記者湧進了烏坎。村民甚至設置了「媒體中心」，並有專人負責聯絡接待。當時被稱為「烏坎外交部長」的村民蔡義峰，收藏了一百多張世界各國記者的名片，時常帶著，朋友聚會，便掏出來如數家珍，身邊的年輕人則流露出羨慕的神色。有個烏坎女孩很高興地告訴我，村裡人叫她「記者妹」，因為她給很多記者當過「採訪助理」，帶著他們找人、找路、找住處。

一年前的抗爭，烏坎人和記者這樣互動過無數次：鏡頭舉起，A說話，B說話，C說話，第二天，電視上就出現了一個看起來比他們自己想像的更加傳奇的烏坎故事。烏坎人明白，記者連通著烏坎與外部世界，而在鏡頭面前，烏坎是個舞臺，自己的表達不僅樹立著烏坎的形象，也傳遞著烏坎的需要。圍著一盤暖茶和我的錄音筆，屋裡的人很快七嘴八舌起來。

「村委會成立到現在一年多了，我們書記說的話沒有實現。以前說每一寸土地都要討回來。現在什麼都沒有！一事無成！」蔡開廉身邊一位朱姓村民快快地說。

「林祖鑾在鳳凰衛視接受採訪，說有多少畝土地已經辦了國土證，沒辦法歸還。你都說沒辦法歸還了，我們還要討什麼？」蔡開廉會收集媒體對烏坎的報道來看。他說自從新村委成立，就很少見到林祖鑾。他們以前叫他「林叔」，現在叫「林書記」。「現在不知道林書記在想什麼……我要看新聞才知道烏坎村討土地的進展怎樣了。」

我問他們：「村委會門口不是貼著公示，說一部份土地已經收回了嗎？」

「什麼公示？村委會那些地方我很少去看的。」多數村民只是果斷搖頭：「哪有收回！

大部分都給開發區賣掉了！都沒有收回！」「你們不要去找村委會，要多採訪村民，媒體應該幫烏坎討回土地。」一個村民盯著我。抗爭時期曾與林祖鑾並肩作戰的村民代表張德家半年前曾隱秘地找到我，說烏坎人現在很憤怒，也許會再次聚集起來，這屆村委會，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滿任期。

他悠悠地說：「人們都說烏坎村選了108個村民代表，像梁山108好漢。你看林祖鑾像誰？」我不明就裡。他沉沉一笑：「宋江啊」。梁山義聚，一呼百應，而後宋江被朝廷招安，英雄命短，一朝散盡。《水滸傳》的故事深入人心，張德家是說，林祖鑾被政府收買了。這也是烏坎村新的「反對者」講的新故事。今年年初，一份名為《新鄉音》的列印傳單在村民中隱秘流傳。傳單上列出十條「送給烏坎村委的問號」：「村民為了討回被非法變賣的土地，選出你們這幫村官……我們覺得選錯了，上當了。」「土地至今無著落，村民何時見到希望？」「不與村民溝通，不與村民交代，連一次村民大會都不敢開……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民主嗎？」「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甚至付出寶貴的生命，換來的卻是你們當官，登上寶座，圓了你們的當官夢，你們對得起維權保土而犧牲的英雄嗎？」

一年前，抗議者們秘密集結時，在村裡散發的傳單就叫《鄉音》。

一年後，新的反對者則有意拿起舊的革命符號。他們說，期待烏坎「風雲再起」。

一年前，他們說「打倒貪官，還我土地」。一年後，抗議者經由民主選舉進入村委會。那麼，新的敵人是誰？

村民們儘管異口同聲對土地有憤懣之言，但把矛頭指向現任村委會的，還是很少數。

「土地要不回來，主要責任肯定在政府啊，打個比方，你過來跟我要一個杯，雖然你過來要了，但是我不給你，你怎麼拿都拿不到杯啊。」蔡開廉說。這也是大部份村民都承認的：「村委會是很難做。」

於是有人建議，「風雲再起」是為了給上級政府壓力，幫助村委會解決土地問題。

跟以前一樣，上訪、遊行、開大會？一年前的親歷者們議論紛紛：「村民大會，誰敢上去做主持人？政府不會再第二次容忍你了。他肯定要下黑手了。」

「中國那麼多村，比烏坎先的有，後的也有，

哪一個有烏坎的結果？」「中央政府怕效應。如果不怕效應，土地問題就好解決了。一個烏坎賠你一百個烏坎都沒問題。但是如果有一百個烏坎起來就沒辦法了。除非你要推翻共產黨。不可能嘛。」

我不寫出他們的名字，但他們的話生動得就像是政治家。他們知道烏坎有天花板。

三、土地、土地

村委會大門口，一整面牆上貼著「烏坎民生專案建設和土地管理情況公示」，落款是烏坎黨總支委員會和烏坎村村委會，日期是2012年9月17日。「公示」中，「涉土問題處理情況」一欄，列明了7塊已經歸還烏坎村的土地，並附上小地圖標注，總面積3853.41畝，說明寫著：「上級決定將下列土地交還給我村」。這看起來是個不錯的開頭。為什麼村民們都堅持說「什麼土地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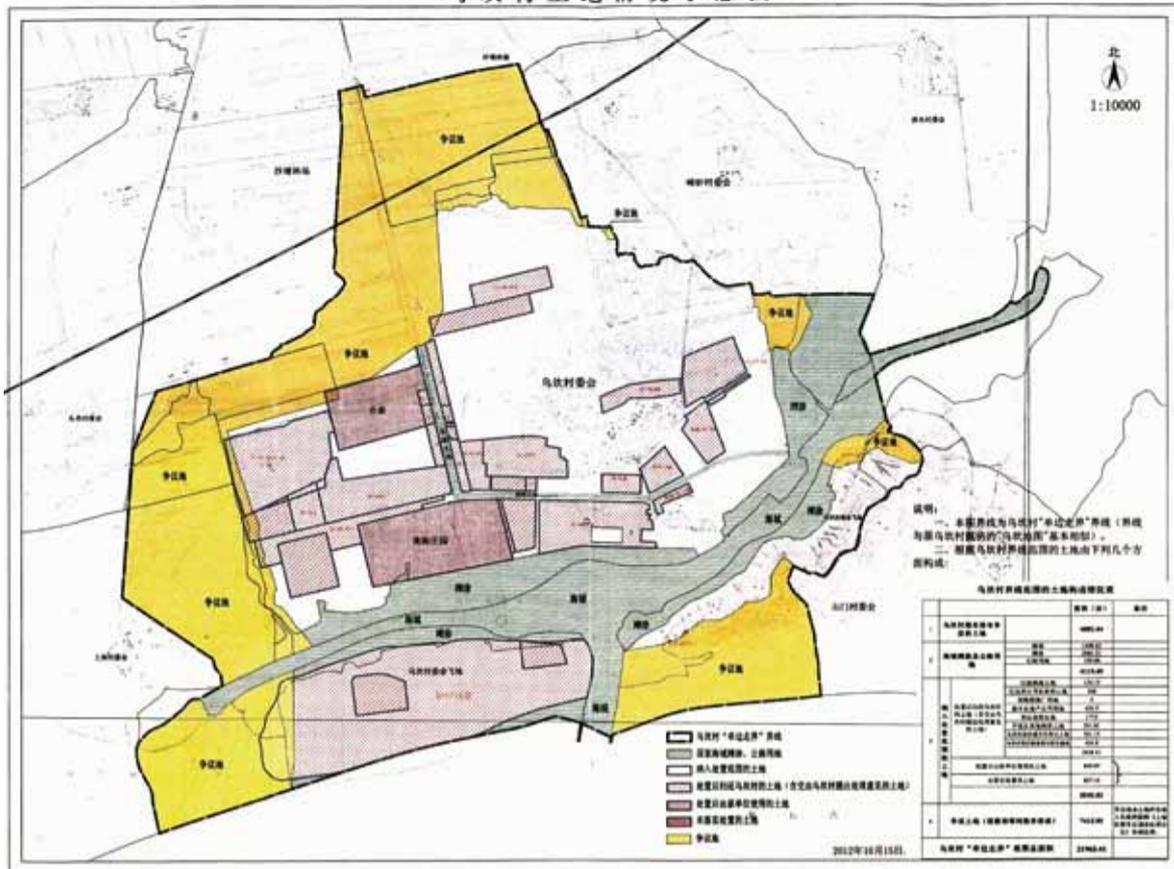
蔡開廉說了句公道話：「確實有土地開始還了，但開始還的土地村委會也沒有向村民交代清楚。打個比方，你這塊土地還給我們烏坎了，既然還了，圍牆為什麼不可以拆掉？」他說的是東海大道兩邊的124畝地。在烏坎被侵佔的所有地塊中，這只是很小的一片，但它所處的東海大道是從陸豐市進出烏坎村的必經之路，也連接烏坎和廣汕公路、324國道的交通要道。這片地多年前被東海經濟開發區以「以地養路」的名義徵走，並賣給不同的開發商，圍牆攔起，荒廢多年。對村民來說，「圍牆」是這片土地被賣掉的真實見證，而要收回土地，「拆圍牆」才是證明。「嘴上說沒用，拆了圍牆才算數。」

這片地也在村委會公示中「已經歸還」的土地範圍內。但法律上，這塊地仍然沒有屬於烏坎村。儘管此前陸豐市委市政府已經聲明歸還土地，但該檔只有行政效力，在國土機關出具土地確權書之前，這塊地法律上仍然沒有歸還。

而最關鍵的確權書，陸豐市國土局答應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在2012年底出具，楊色茂亦是據此這樣對村民承諾。然而直到2013年3月，仍然不見蹤影。楊色茂內外交煎，這是124畝地的故事，也是烏坎上萬畝失地問題的縮影。

烏坎村被確認私賣、需要收回的土地到底有多少畝？歸還了多少畝？還剩哪些？公示

烏坎村土地情況示意圖



中的 3853 畝土地歸還是真的嗎？具體怎麼歸還？進度怎麼樣？從一家人到另一家人的客廳，喝了數不清的茶水，但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哪怕一個答案。包括村委會幹部也一樣。上萬畝土地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單位主體私賣、賣給數百名大大小小的開發商和村民，時間跨度超過 20 年，這期間，中國的土地法規都變更了幾次。這一大筆糊塗賬在維權時被最大程度地簡化為一句口號：「還我土地！」而回到現實，即便依循法律框架，這個「還」字也包含著大量的調查、協商、確認、談判、官司、妥協，極盡繁瑣，艱難重重。

廣東省針對烏坎事件專門成立工作組，其下屬的土地問題工作小組牽頭處理烏坎土地問題。負責人是廣東省國土廳副廳長楊俊波，協調省國土廳、汕尾市國土局、陸豐市國土局共同調查，烏坎村委會配合工作。

一開始，僅僅關於烏坎村到底有多少土地（不是失地），工作組和烏坎村委會就花了整整十個月，才基本達成共識。

按照烏坎村民自己的算法，烏坎有 22000 畝土地——維權時所有的村民都這樣被告知，也是這樣一致對外陳情。他們的依據是村裡老人關於邊界的記憶、祖廟的位置和年輕人在 GOOGLE 地圖上列印出來的烏坎村衛星圖。老村委會並沒有留下一張明確了烏坎村界的地圖。而從省工作組介入調查開始，省裡一直試圖說服林祖鑾和新村委會：你們沒有那麼多地。省工作組認為烏坎土地總面積是 9500 多畝。這個數字和烏坎村民的版本差了整整一倍多，失地面積當然也差別巨大。省裡的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差別在哪里？林祖鑾向上級詢問多次無果，一直到 2012 年

8 月，才通過「內部關係」拿到一張地圖，標明了廣東省工作組所確認的烏坎村界，以及烏坎村內需要被重新「處置」的地塊詳細資訊。

在這張地圖的基礎上，村委會提出異議，提出村民的證據、歷史依據、與鄰村的爭議，跟省工作組重新談判，才又花了兩個月時間，製作出新的烏坎土地情況地圖。這一次，烏坎村總面積劃定在 21963 畝，其中與鄰村的爭議面積有 7415 畝。政府確認被非法侵佔、現應該被歸還的土地面積是 5545 畝。「村委會的工作很瑣碎，但不一點點努力，哪里能掌握那些有爭議的土地的憑據？如果沒有這些努力，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 9500 多畝的土地是怎麼樣算出來的。」林祖鑾說。

而在村委會門口公示出已收回的 3853 畝土地，準確來說，只有三個地塊（豐田畜牧場、億達州集團、富榮別墅區）共 742 畝地是已經辦了法律上的確權手續，已經收回烏坎村集體所有。其他則都是「行政收回」。所謂「行政收回」，是市政府下發檔，認定該地塊屬於非法轉讓，批准收回烏坎村集體所有。但具體怎麼收回，還有大量的工作擱置未做。「比如這 6 塊地，561 畝，行政上說收回，我們查下來發現足足賣給了兩三百個業主。有三成半的業主已經蓋了房子。」楊色茂在厚厚的檔資料中翻出一張地圖，指給我細細解釋，然後歎息：「當時買賣沒有經過村民表決，所以是非法轉讓。但人家出錢買的，現在怎麼收？問政府，政府說請烏坎村先拿出方案，然後政府討論再決定。」

皮球踢來踢去，小小村官被動無比。一腔熱血從烏坎抗爭中走出的 7 個村官，他

們背後是村民一生中第一張選票；而他們頭頂，是層層向上、高不見頂的既得利益大廈，和與既得利益唇齒相依的龐大的黨政官僚體系。

習近平新官上任，在全國祭出反腐敗的令旗，陸豐市、汕尾市一直到廣東省國土廳，都有官員落馬。烏坎村民看到新聞會在網路興奮轉發：貪官落馬，是不是烏坎土地有希望了？另一邊，小道消息卻在村裡流傳，東海大道的 124 畝地中，一個大買家是陸豐某官員的親屬，這個官員，最近剛剛升官呢……

「制度不變，貪官是殺不完的。」這是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的話。父親的死，讓她看到了烏坎的另一重天花板。

四、民主的雞零狗碎

「這是我一生中難度最大的時候。」林祖鑾一字一頓地說：「難就難在，我是放在火爐上的燒餅，早晚是要燒焦的。」

在過去這一年裡，我見到的林祖鑾，話愈來愈少，面容愈來愈苦澀。他仍然平靜、堅毅，就像抗爭時期在村民大會上喊話的那個「林叔」，有天生的威嚴感。

但他開始忍不住流露心跡。他對媒體說：「我怕聽到電話，怕看到人，怕自己的門鈴響……我現在可以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說不好也不行，說真話也不行，說假話更不行……」

他看看我：「我不是沒有想過不幹，時時都在想。如果今天晚上睡下去，明天不要天亮更好。每天晚上都這麼想。一天到晚沒有自己的時間，那不是人能夠扛得住的。不知道今天怎麼安排工作，不是自己意願的。不能

說自己的話，更不是像我這樣的人能做的。所以，從自己的角度上，我認為我不值得，我對不起我自己。但從客觀上、大局上，也就是村民的絕大部份利益來說，還是……要堅持。」

眾望所歸當選村委會主任的時候，他沒有想太多：「我當時認為把這幫年輕人帶上一年，把制度、機制建立好，就可以退出了。」在他看來，維持一個好的機制比什麼都重要。討回土地只是一個良好的機制會完成的事情之一，烏坎還有很多事要做，要扶貧養老，要修路建港口，要衛生治理，要教育改革……讓他最焦慮的是，現在，一切都停滯在土地上。

對待那些闖進村委會、包圍村委會的人，在村裡發傳單鼓動「風雲再起」的人，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讓身邊的年輕人不要在網上亂說話，他們因此漸漸疏遠了他。

年輕人說，從不相信林叔會被政府「收買」，但現在林叔說話確實越來越像政府官員了。比如，「烏坎要穩定」。林祖鑾再三強調這句話。他認為這和此前政府對他們所做的「維穩」截然不同：「這一屆村委會是村民民主選舉出來的，是每一個村民賦予了權力的。它是合法的。在此之外，你要另外立山頭，不是違法的嗎？」

3月15日，一個傳言要召開的村民大會沒有任何動靜。挑頭的村民在前幾日被地方官員上門拜訪，勸離了烏坎，「到外地考察」。林祖鑾對此沒有說什麼。

楊色茂則堅信這時候要「搞亂」烏坎的人是有利益所圖。他寫下一篇《穩定烏坎的十點建議》給林祖鑾看，其中提到「嚴厲打擊少數無理取鬧，為烏坎『好』的尋釁滋事及散佈謠言者」。林祖鑾阻止了他公開這封信，稱他「用詞非常不合適」。

昨天的抗議者如何面對今天的抗議者，會使用同一套語言和手段嗎？這也是烏坎民主的

考驗。林祖鑾說，隨時歡迎不同意見的人堂堂正正討論，「幹嘛要摔杯子呢？」

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在離村委會兩百米左右的地方，他開了一個茶葉鋪，養家糊口，等待妻子肚子裡第一個孩子的誕生。茶葉鋪的名字叫「眾航茶號」。

「烏坎是一條船，我們都在船上。」這是他8個月前競選村委會時，演說裡的第一句話。當時，他站在仙翁戲臺，和林祖鑾、楊色茂等十幾個村委會候選人一起，發表慷慨激昂的競選演說。他提到因為維權被捕而去世的村民代表薛錦波：「薛錦波先生生前講過，烏坎人從此都姓齊，咱們大家要保持這種精神，為家鄉崛起而奮鬥！烏坎的土地問題，大家一起來爭取！好不好？」他喊得嗓子都啞了，戲臺下面黑壓壓的村民掌聲雷動。

30歲的莊烈宏是烏坎土地維權的最早發起者。2009年他和朋友共同成立QQ群「烏坎熱血青年團」，通過網路工具聯結年輕村民進行土地維權，並且帶頭到市政府、省政府上訪。兩年時間，11次上訪，14個部門，無果。2011年9月21日參與組織村民集體上訪。超過三千人圍堵了陸豐市政府，拉開烏坎抗爭的序幕。莊烈宏本人因此曾被地方政府拘捕一個月。

2012年3月，莊烈宏高票當選村委會委員。三個月後就交了辭職信，七個月後正式辭職。他說，在村委會很多想做的事都做不成，被林叔罵，也被村民罵，兩面不是人。

他不再多說什麼，只說會繼續為烏坎努力，但再也不能背靠政府。「我們會從幕後保留實力，不要讓政府來控制我們。」

他剛剛懷孕的新婚妻子很高興他做了這個決定。村委會1600元一個月的工資根本養不活父母妻兒。而這是新村委成立時的赤誠決定：我們當官是為烏坎，不是圖名利！

莊烈宏的同事，村委會副主任洪銳潮也在今

年有了孩子。他週末開始跑去東莞、順德尋求可能的工作機會。他還沒有辭職，但坦承在巨大的壓力下，不知道能幹多久，也不知道值不值得。

他的父親洪天彬請我到家裡喝酒。他端著酒杯歎息：「烏坎這一年不好過。烏坎的成功全世界都看到了，現在烏坎要敗了，自己敗了沒什麼，怕政府拿來說中國農民不成熟不能搞民主，那就糟了。」洪天彬也是108名村民代表之一，每三個月一次的村民代表會議幾乎讓他灰心之極：「都在吵架，一直在吵架，什麼問題也談不了。」

他說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他明白「民主」的真義：「觀點不同不等於敵對，要耐心，要理性，不要吵架，要討論。」「民主真的不簡單，想到困難，沒有想到這麼難。」

每一次的村民代表會議都被罵得狗血淋頭的楊色茂希望，烏坎村民不要為了土地，冷落了民主。「通過多次的鬥爭、討論、磨合，大家會尊重這個遊戲規則。一次選舉，你不小心讓王八蛋上來，沒問題，很快你就要下去了，你不可能有四十一年。三年一過，人家就擦亮眼睛了，這個票該投給誰。人們有選擇的餘地，肯定不會選擇最壞的。但是任命就壞了。我作為政府官員，我任命壞蛋才有好處：你肯定要孝敬我，你一年送到我這裡的禮物肯定不少。只有你貪污、你腐敗，我才有好處。但通過選舉出來的人，是向下面負責的。我憑什麼去孝敬你官員老爺啊，說句不好聽的，我睬都不睬你咧。最起碼，我們的土地就不會流失。」

村委會需要「平安」，但楊色茂捨不得放棄自己寫的春聯。他把前兩幅帶回家，掛在了自己家裡。院門口是兩行：「探索民主路，爭取共同心」。客廳門口是另一句：「路漫漫兮其修遠，理真真之共索尋」。

